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一

明李清撰

北史六十五

曼子世康

韋瑱子師

子機機子述 機弟弘 旦  
子睿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  
父旭歷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以賊數為抄竊旭隨機

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夔作亂闢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稚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民號為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自原州赴雍州命

孝寬隨軍及克潼關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  
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後與宇文貴  
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  
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  
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尋  
遷南充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  
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  
獲道恒手跡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一

卷一百五十一

意又為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所欲經畧皆不用孝寬知其離阻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澗遂清大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

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火以皮排吹之火氣即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排楯不能抗孝寬乃縱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焚布并焚樓孝寬復長作鐵

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  
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其中各施梁柱作訖  
以油灌柱以火焚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  
木柵杆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  
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珽謂曰未聞救兵何  
不降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  
常逸豈有旬朔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  
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珽謂城中人曰韋城

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無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若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沒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



王悅至玉璧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脩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代之既免脩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今境內同之乃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子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璧周

孝閔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  
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璧置勳州

三國典畧曰改玉璧為勳州

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璧求通互市晉公護以  
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忽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  
皇世母先陷於齊因其請和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  
夫尹公正至玉璧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  
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

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首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絕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

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  
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  
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  
二日方集謀議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  
城隍足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  
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  
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  
四年進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

陳不可護不從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  
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  
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峭東來圍汾北我之疆  
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  
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  
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  
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鄭國公增邑通  
前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圍經畧汾北築城守之其

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  
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孝寬曰宜  
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君輔  
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  
搆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間橫尸  
暴骨苟貪尋常之利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  
叅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相殺戮孝  
寬因合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明月光

字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於鄴祖珽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被殺建德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疏陳三策其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有繫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

自三鷓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百道俱進並趨賊庭必當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鷓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驢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



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高緯昏  
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良闔境熬然覆亡可待  
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  
據關河獨有事三分未遑東畧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  
畧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  
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民和  
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  
兼井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

等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定山東卒如孝寬計孝寬  
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  
是復稱疾乞骸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頻重請五年帝  
東伐過玉璧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  
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璧要衝非孝寬無  
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  
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西城  
武帝平晉州後合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璧從

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謀然朕惟共少年一舉  
平賊公以為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然昔  
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  
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大象元年除徐兗等十  
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徇地淮  
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郟公梁士彥攻廣陵孝  
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  
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

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已無  
及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潛以  
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狀孝寬有備亮  
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功別封一子滑  
國公宣帝崩隋文帝輔政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  
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利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  
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  
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

至相州求醫樂密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饋酒及芻粟待之迴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處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關東鮮卑迴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迴

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  
賜既洛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  
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  
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  
之東南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士  
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  
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次於武陟  
大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迴

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  
游豫園

釋道宣咸通錄曰是敗也俘鹵將百萬人總集相州  
游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猶斷  
六十萬人於漳河岸血流成河隋文後亦悔之曰逆  
止尉遲迴餘並被驅惜當時匆匆不獲縱之可於游  
豫南山立大慈寺仍命六特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  
死者隱如此慘毒大事史官何不詳記

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十一月卒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周文欲以女妻之

本史作魏文帝簡世康傳及隋書皆周文也今正之



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周文嘉之遂以妻世康次子總  
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  
京兆尹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卿故當不以富貴威福  
鄉里邪總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鑿愚誠今  
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  
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  
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  
贈上大將軍柱國五州刺史追封河南郡公諡曰貞子

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鄆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勲開  
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曼字敬遠孝寬兄  
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  
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經綸王  
業側席求賢曼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  
將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屈彌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  
之宅枕滌林泉曼對翫琴書蕭然自逸人號為居士至  
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曼亦為盡歡接對忘倦明

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貽之曰六文貞遜士三辰光  
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  
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  
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叅余萬機曼  
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  
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曼至宅訪以政  
事曼仰視其堂徐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  
未或弗亡護不悅識者以為知言陳遺其尚書周弘正

來聘素聞曼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曼談詭  
盡日恨相遇晚後請曼至賓館曼不時赴弘正乃贈詩  
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欽挹如此武帝  
常與曼夜宴大賜緋帛令侍臣數人負送曼唯取一匹  
示承恩旨而已帝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曼至州與  
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曼曼以其華  
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  
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遠遠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

志乃乘舊馬歸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曼辨其優劣曼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跡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遣曼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間以立身之道曼對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訓之願殿下察之曼子瓘行隨州刺之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山間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曼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

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曼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  
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時。與族人處，玄及  
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  
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咸  
削其稿。故文筆多不存。建德中，曼以年老預戒其子等  
曰：昔士安以篋條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  
庸才能。繼吾死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身牛  
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餘。煩雜悉無用。朝晡奠食。

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仍薦蔬  
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恐臨終恍  
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時勿違吾志宣政元年二  
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賜有加喪制  
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幼沉敏有器度年十  
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  
授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  
定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三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迴舉

兵隋文時為丞相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  
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  
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  
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夙霑纓弁驅馳四紀並登衮命  
頗蒞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不貪為寶頗為時悉今  
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闔更劇不  
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超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  
待暮有疾便辭况孳春秋已高晨昏有關罪在我躬今



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及此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望位矜物聞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之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因辭乞終私制帝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由襄州刺史再遷信

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  
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  
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  
嗣答曰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三疏伏奉尊命後  
因侍宴世康再拜乞骸帝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  
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  
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三  
州並親王臨餞唯荊州委世康時論以此為美世康為

政簡靜士民愛悅卒于州帝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諡曰  
文世康性孝友初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與之世多其義次子福嗣位內史  
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為玄  
感所獲令為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  
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歿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數從  
征伐累遷開府隋文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迴於

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特突厥寇邊皇太子屯  
咸陽洸統兵出原州道與鹵相遇擊破之伐陳之後為  
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定九江

隋書曰陳豫章太守徐璿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  
史馮世基繼進璿偽降率二千人襲擊昂等因合擊  
敗之擒璿高梁女子洸氏率衆迎洸

遂進圖嶺南至廣州嶺表皆降帝聞大悅許以便宜從  
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

宣反以兵圍泐泐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諡曰敬子  
協好學有雅望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帝命協齋  
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以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  
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瓊弟藝守世文周武帝時以軍  
功位上儀同出為魏郡太守及隋文為丞相尉遲迴陰  
圖舉兵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詐  
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密觀變因投孝寬

周書曰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為藝黨於迴不

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狀孝寬因將藝西  
道高祖以孝寬弗問加藝上開府

即從孝寬擊迴以功進上大將軍文帝受禪進封魏興  
郡公拜齊州刺史為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  
容貌瓌瑋每夷狄叅謁必整儀衛盛服見之獨坐滿一  
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  
鉅萬頗為清論所譏卒官諡曰懷藝弟冲字世冲以名  
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叅軍從大將軍元定渡江

伐陳為陳人所鹵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辨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隋文帝踐阼進開府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帝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並赴長城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為南寧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既至南寧

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帝大悅下詔褒揚之時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妻又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大怒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帝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為亂冲率兵破之封義豐縣侯遷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鞞鞬契丹皆能致



其死力奚甯畏懼朝貴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文帝為豫章王暕納冲女為妃徵拜民部尚書卒官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父英代郡守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周文帝有丞相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入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

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三年除  
瓜州刺史州通西域番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  
寇犯邊人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番夷贈遺一  
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  
閔踐阼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  
連十數日方得出境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又追封為公詔  
其子峻襲峻弟師字公穎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一

孝經捨書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  
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  
宰宇文護引為賓曹叅事師雅知諸番風俗及山川險  
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  
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  
齊平詔師安撫山東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累遷河  
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  
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

書與師素懷勝負時廣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  
雄尚書左僕射高頌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  
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志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  
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

據世康傳云世康性恬素有止足之志而此傳所言  
又躁競乃爾何云止足北史一依隋書並載不刪其  
一何也

後從帝幸醴泉宮召師與左僕射高頌上柱國韓擒虎

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  
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  
後帝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  
卒官諡曰定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先世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父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  
歷北地潁川二郡守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  
弟就學者並卑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

大義無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  
秀才兖州刺史馮雋引蚪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  
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屬天下喪亂乃退耕陽城有終  
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  
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惟蚪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  
並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諏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  
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時軍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  
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省四年入朝

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焉又為獨  
孤信開府從事中即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蚪  
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  
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  
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  
人君立史官非但紀事所以為鑒戒也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  
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

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尚密縱人能直筆外莫  
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  
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  
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自今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  
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  
善者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書丞秘  
書雖領著作舊丞不叅史事自蚪為丞始令監掌焉遷



中書侍郎脩起居注仍領丞事時論文體者謂有古今之異蚪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人間不事小節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有四贈兗州刺史諡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于世弟檜見忠義檜弟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為

叅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  
卽陵王綸南平王恪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  
乃矯為周文書安之並降及見卽陵具申周文意卽陵  
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後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為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  
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  
修

周書載帶韋說修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

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於前白馬破於後自餘川谷首蒙路阻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敢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今天兵總至長圍四合人懷轉禍家國安堵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雖欲盡忠將何所托莫若肉袒軍門免生靈於塗炭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孰與進退無據身名並滅者哉

降之廢帝元年出為解縣令轉汾陰令發摘姦伏士民  
畏而懷之周天和五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  
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武帝以滹韋為益州  
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大軍  
東討徵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卒諡曰愷族弟慶宇更與幼聰敏有器  
量博涉羣書不為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

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漏時僧習為潁川郡守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

冊府元龜載書草曰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能者進不肖者退此朝廷常典

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

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家更有宜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凶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即請迎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彊國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

固鴻基

周書曰關中天下強國宇文泰忠誠奮發陛下收秦力用進可東向而制羣雄退可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策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固鴻基

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天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

近代已來文章華麗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草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兇橫或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以桎梏後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



人持金二十斤詣長安寄人居止每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台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以慶為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時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烏合

可以詐求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  
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  
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  
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皆此類每  
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僮斯言有驗吾  
其庶幾乎除尚書左丞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  
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愈怒  
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

抗聲曰竊聞君達不達為不明臣有不爭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悟乃赦茂已不及矣默然久之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以以深委仗焉亦官建累遷司會中大夫周考閔踐阼賜姓宇文氏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為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叅知政事慶遂見疎忌

出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  
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即迄為司會府庫倉儲並其  
職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  
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剝錦  
數匹時服其燕慎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  
守為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  
衆寶歸朝朝廷待以殊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  
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

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教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屈竟俱免卒贈鄜緱丹三州刺史諡曰景子機嗣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宣帝時為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

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  
飲酒不親細務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  
州刺史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  
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應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  
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晏素戲曰二柳俱摧孤  
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從作守俱稱  
寬惠後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子述  
嗣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畧頗涉文藝以尚主拜開府

儀同三司內史侍郎帝於諸塔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父爵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脩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揚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軌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

匪服抗表陳讓帝許之命攝兵部尚書帝於仁壽宮寢疾  
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太子無禮於  
陳貴人帝大怒令述名故太子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書  
楊素見之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  
坐除名徙龍川郡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  
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機弟宏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  
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楊素為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  
室建德初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



令宏勞之偃人謂宏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  
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  
為尋此物宏曰昔淳于獻空籠前史稱為美足下假物  
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  
以偃人所進物賜宏仍令報聘以占對敏捷見稱後卒  
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  
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  
長楊映照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之所痛惜如此有

集行世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任周以行軍  
長史從梁睿攻王謙立功授儀同三司大業初拜龍川  
太守郡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  
帝下詔褒美後卒於太常少卿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  
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  
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晏接時論稱其華辨歷  
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故太子  
勇過達答曰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故答曰學士劉

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搗唇舌適足相誑誤願勿納之勇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乃召守禮部侍郎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之留守涿郡卒官機從子謩子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謩之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于塗異而與語大

竒之因奏為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守廟下士武帝有  
事太廟嘗之讀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  
納上士開皇初遷內史舍人厯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  
廷以譽之有雅望善談諠又飲酒至一石不亂每陳使  
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  
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譽之燕散  
騎常侍送主西域又突厥啓民可汗求和親復令譽之  
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

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為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蹇之論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選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蹇之詣齊王所西向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令高頡虞慶則元旻等

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  
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  
若從我言有益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惟國及  
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力幾  
無今日矣若與譽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譽之曰今  
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  
鍾知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合則之  
徒深見昵狎譽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譽之竟

坐除名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闢右似商周不敵若楚漢爭雄久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東卒先奔而河橋北邙西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東謂燕并有餘西則自守不足

論內東西皆作周齊今正之

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平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醞酒未央，飲馬清渭。迺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折駭，勢危負尸，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得喪，實亦二國興亡者歟。

愚按韋孝寬以功臣元老，手握重兵，乃與楊堅同心。



而不與尉遲迴合力周之亡也實孝寬罪隱安得如  
近時羅結以百七遐齡儼然立朝庶死受周武唾而  
生荷隋文眷猶不虛此塗抹乃周末亡而孝寬先亡  
僅七十二耶吾愧其猶自稱關西男子也

韋瓊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  
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高人明  
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  
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雅道是基

譽重播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蒞官從政  
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誅一特實獲  
申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流譽登朝正色可謂  
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  
人者與始則幹畧見稱終乃敗于驕寵惜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一